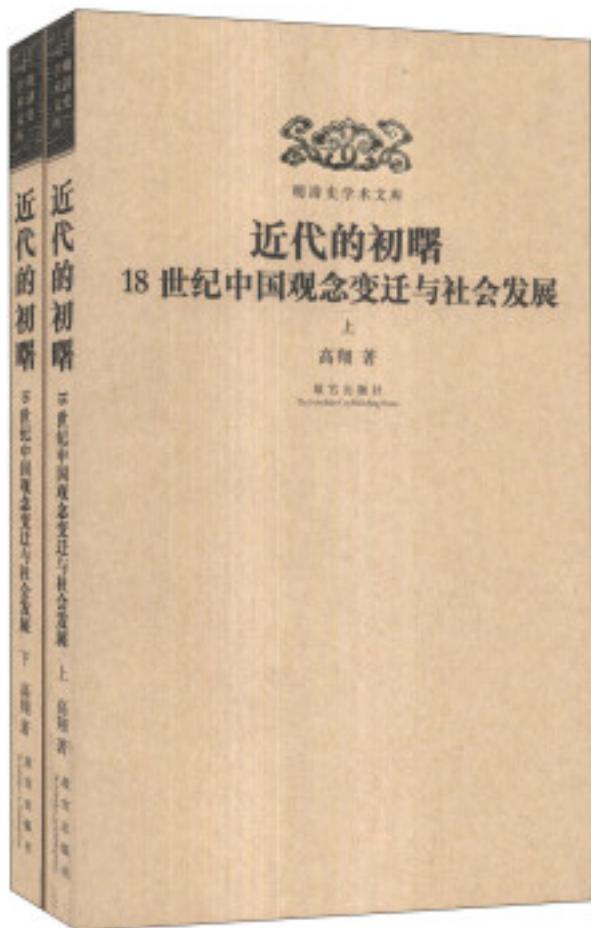


明清史学术文库·近代的初曙：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（套装上下册）



[明清史学术文库·近代的初曙：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（套装上下册）](#) [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高翔 著

[明清史学术文库·近代的初曙：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（套装上下册）](#) [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高先生此书是我见过的、对清代学术观念研究最为深入、可读性较强的著作，高先生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不同以往的清中期学术界的画像。对于此书，我是特别推崇的，不止一次介绍给我的朋友。在此，略为整理我在阅读过程中想到的一些零散的问题，将这些问题献诸同好，还请不吝赐教。

一、观念史与思想史

高先生说：“摆在你面前的这部著作不是学术史，也不是思想史，而是一部关于观念文化史的著作。”（P1）对于思想史、学术史、观念史的界定，在我看来学界并没有能下明确的定义，那么，高先生是如何来界定他认为的观念史的呢？或者说，高先生自认这不是一部思想史，而是观念文化史，那么，思想史与观念文化史的区别何在呢？按照高先生的说法，思想是成体系的看法，观念是“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出现的生活态度、价值评判”，即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系统性。高先生在界定其观念史的特色时说：“第一，它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。它不但注重成体系的，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学说，而且高度重视那些不成体系的社会见解，特别是普通士人、民众的社会理念。”“第二，观念史研究不能不建筑于对个人、特别是对群体考察的基础之上，但它绝不局限于对个人或群体的考察，努力揭示一个时代总的精神风貌是它最直接的研究目的。”（P3）“第三，观念史研究高度重视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强调要从观念变迁、时代精神的角度，阐发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潜在规律。”（P3）

那么，高先生这个界定就能真正划分开观念史和思想史、学术史吗？我看很难。首先让我们从高先生的三个特色入手来解读高先生的观念史吧。

首先来看高先生所说的第三点，即“观念史研究高度重视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强调要从观念变迁、时代精神的角度，阐发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潜在规律”，却实在不能成为观念史的特色。但凡思想史的写作，都是想以思想为切入点来阐发“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潜在规律”的，只是或多或少、或明或暗、或成功或失败罢了。

再来看高先生所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。高先生说观念史“不但注重成体系的，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学说，而且高度重视那些不成体系的社会见解，特别是普通士人、民众的社会理念。”从另一个角度或者更直接点说，就是高先生认为思想史只需要研究“成体系的，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学说”，而对于“那些不成体系的社会见解，特别是普通士人、民众的社会理念”是不必措意的。同时，“观念史研究不能不建筑于对个人、特别是对群体考察的基础之上，但它绝不局限于对个人或群体的考察，努力揭示一个时代总的精神风貌是它最直接的研究目的。”这也是从传统的思想史写作出发来说的。

从传统的思想史的写法来说，高先生此说是没有问题的。新中国建立之后，若论成系统的、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思想史体系，无可否认是由侯外庐先生建立的。从“正统”的思想史写作范式来看，不管现今思想史的具体内容有了多少推进，（事实上，我觉得相比于侯外庐先生的时代，现在对于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性的推进，即便是具体内容上，也多是修补，而没有突破。）从整体上看，仍没有超出侯著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的范围。在此不妨以张岂之先生主编之《中国思想学说史·先秦卷》为例。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分为上中下编，上编为“中国古代思想绪论”，总论中国思想缘起、商周时代思想；中篇为“孔墨显学”；下篇为“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”，分老子、庄子、杨朱学派、思孟学派、惠施、公孙龙、墨子后学、荀子、韩非子等章。现在再让我们看看《中国思想学说史·先秦卷》。从章节上看，这部出版于2008年的新作，较之五十年前的旧著（此书第一册初版于解放前，解放后，经改编，于1961年撰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）有什么突破呢？很遗憾，我只能说没有。《先秦卷》分为八篇，第一篇“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和学说”、第二篇“儒学篇”、第三篇“墨学篇”、第四篇“道家篇”、第五篇“法家篇”、第六篇“名家篇”、第七篇“纵横家篇”、第八篇“兵学篇”。我们可以发现，除了增加纵横家篇（《思想通史》第一册第十七章有纵横家思想一节）、兵学篇，《先秦卷》相较于《思想通史》第一册的区别并不大。当然，不可否认，《学说史》较之《通史》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深入。而一些新的领域，如因简牍的发现而得以大展拳脚的先秦兵学研究，较之《通史》，《学说史》中关于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六韬》的论述是《通史》不可能涉及的。但也不得不说，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之后，各种中国思想史的论述，虽侧重点有所不同，观点互有歧异，但综而言之，却仍是在走《通史》的老路。这一方面可说是《通史》在研究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合理的范式，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，思想史的研究者已习惯了这种范式，没有了创新

、独立思考的积极性。我想更多的是后者。那么多重复的研究，虽有可能有一些新的推进，但总体的停滞是显而易见的。

[明清史学术文库 · 近代的初曙：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（套装上下册）](#) [下载](#)
[链接1](#)

书评

[明清史学术文库 · 近代的初曙：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（套装上下册）](#) [下载](#)
[链接1](#)